

——滴答、滴答。

——對不起。

旭抱著紙箱和剛去福利社買的瑞士刀往宿舍的屋頂走去。
腳步有些沈，紙箱裡小小的生命也意外的有些重——或許還有背包裡放著一公升的水的關係。

——滴答、滴答。

——你不應該出現在這裡。

推開鐵門，吱呀聲響和接近中午的艷陽讓她皺了皺眉頭，找了陰影落下的位置後便輕輕地將懷裡的東西方向。

——滴答、滴答。

——我也不應該出現在這裡。

等等還有麻煩的指令六要完成。她試著想些別的事情來轉移注意力一邊打開紙箱，然後從制服外套的口袋拿出瑞士刀。

——滴答、滴答。

——對不起。

全新的刀刃閃著無情的冷冽光芒。

裊裊白煙升起，沾染在手上的刺鼻鐵鏽氣味讓她大大地吸了口氣再呼出，仿佛這麼做能讓充斥在鼻腔中的那股不快被尼古丁沖去一般——怎麼可能，她早在昨天就知道這麼做一點作用都沒有了。

大量的空氣加速紙卷的燃燒，沒多久便見底的尾端被扔在地上踩熄，接著被放進底部被浸濕的紙箱中，打算等等一併處理掉——包含那具頸部被割開的遺體。

她忍受著在掌心擴散開的濕黏，抱著紙箱走下漫長的樓梯、經過操場到達溫室。
塵歸塵，土歸土。
用手挖開溫室的泥土，然後將殘留著淡淡餘溫的小巧純白放進後再覆上濕土。

——願你安息。